

一 情理人生

在我们以不同方式航行的生活之海中，理性
是罗盘，情感是大风。

——蒲柏

人生是谜，确切地说它是永远的谜。它有一股魔力，让人无法抗拒诱惑，所以人们孜孜不倦地探索，想知道其中的机巧玄妙。

在沧桑辛劳中，有人宣称人生不过是苦、祸、烦、空、死；在潜心体悟生命冲动中，也有人断言人生是搏、乐、福、爱、永生。

无涯的时光和常新的生活无情地把每个人推到人生舞台的最前方，执拗地要求我们亲自解答斯芬克司式的人生之谜。本来不可揭破，却不得不作出解释，我们被情理本性驱使踏入二难境地：人们一边沉浸于事事物物和人人我我之中，酸甜苦辣、悲喜哀乐纷纷袭来，一切都因情生发，缘情勃动；而另一面，理智促使人不断发问，反复掂量，仔细权衡，试图清理出闪闪生辉的恒常人生轨迹。

不知不觉中，人们编织出了两个世界：情的世界和理的世界。温馨的亲情、可贵的友情、无价的爱情、扑朔迷

离的人际交情、蓬勃的生命之情、留恋自然之情……它们构成人生的色彩、光热、趣味和动力。但同时，学习、工作、交往、生活，处处又都有冷峻的行为法则和制度规范约束人们，它们是人生航船的罗盘和控制器。

情感体验的力量和理性认知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牵引着我们前行，有时任意挥洒，淋漓畅快，有时畏首畏尾，如履薄冰，艰难而又饶有兴味地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得与失、人与我之间抉择……

人生路漫漫

好不容易从忙碌中暂时挣脱出来，冲上一杯香茗，放松一下绷紧的心绪，不料忽地冒出个怪念头：“这样累值不值？人活着究竟为什么？”头脑这台计算机飞速运转搜索，答案可能是这样：“为了……”怎么会想到如此玄奥不切实际的问题？为生计奔波，受琐事干扰，整日身不由己，日益膨胀空泛的头脑居然还能容得下对“意义”的思考，不可思议！

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也许人的本性注定人不仅仅满足吃、喝、穿、睡的需要，还想去追问，想发现点有价值的东西。

顺着这条线索追溯不止，会不会挖掘出一些有关人生奥秘的宝藏呢？

这让人想起古希腊的一则神话故事。

斯芬克司是个丑陋的女妖，狮身人面，经常盘坐在忒拜城附近的山崖上，让过路人猜谜：“什么东西早晨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傍晚三条腿走路？”凡过路人都不得回避，必须作答，要是猜错了，马上就会被她吃

掉。这个谜令过路人胆战心惊，无数人不知所措，因回答不了而丧生。这便是当时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最终，这个谜被流浪到忒拜城的俄狄浦斯揭破了。他说：“这是人，在人生生命的早晨，他手脚不分，软弱无力，爬行向前。在人生生命的中午，他成为壮年，用两只脚走路。但到了老年，临到生命的迟暮，他体弱多病，需要扶持，拄着拐杖，作为第三条腿。”斯芬克司听到这些，马上失去往日的威严，羞愧不已投崖而死。

神话充满趣味和智慧，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古希腊人从人的生命历程展开过程的角度，思考着人生。人一旦认识到自然生命历程，女妖的魔力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但斯芬克司之谜似乎仍有它的魅力，直到今天人们不是仍在孜孜不倦地探求“人”本身这个谜吗？

人的自然历程不过是一段由起点至终点的跋涉，起点是摇篮，终点是坟墓。

在温暖的摇篮中，人睁开了朦胧的生命的眼睛，贪婪地吮吸养液，渐渐地，人的肌肉发达起来，能够到处独立跑动，活力四溢；随着岁月的流逝，人渐渐体力不支，眼花头昏，最后安详地闭上眼睛，走完了他的生命之路。这个过程人人都必须经过，完全是同一种模式，好像看不出这里面还有什么奥秘。

人的社会文化生命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人的眼睛观察着他人的言行和举动，从中体会到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什么是对的，受欢迎的，什么是错的，被人讨厌的，人的心灵锐利敏感起来，人的情感深沉宽阔起来。社会和文化的熏陶，各种无形的符号和声音，渗透进人的

血液和细胞里，牵动他的每根神经，左右着他的思想、行为和情感。

这时，人的生命像一列满负载的列车，在人生轨道上逶迤而行，遇到各种需要抉择的路口，停留在各种人生小站作短暂休息。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求学深造、选择专业、劳动工作、事业前途、友谊幸福、人际关系、理想信仰以及婚恋家庭，等等。

人脆弱的身躯能承受得住如此多的重压吗？人仍能在嘈杂声一片的环境下激起搏击奋进的冲动吗？人的思想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仍能把握住自身吗？

耳边已经听不到斯芬克司对陌路人的狞声厉令：“这是什么？回答它！”可是，一次次的取舍选择和情感体验清楚地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无形中自己作出了解答。

这个谜一般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生生不息，新陈代谢，这铁一般的规律把每个人都推向了忒拜城的山崖边。伴着“哇——”的一声哭，新生命诞生了，这意味着他迟早会发问：“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怎么去？……”只要生命还在无限地延续，人生的斯芬克司之谜就仍是巨大的挑战。

前人对此有好多看法。

有人说，人的天职就是保持人永远快乐。人生在世要尽一切可能满足欲望。杨朱追逐“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宾御”。人寿有限，享乐机会不多，活着是尧舜，死后只是一堆腐骨，万事皆空，与其认真区分好人坏人、好事坏事，倒不如利用短暂的几十年享受情欲所需。古希腊昔勒尼派则直言不讳：“吃吧！喝吧！快活吧！

因为你总是要死的。”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禁欲主义，提倡以世俗的快乐取代天国的梦想，因为，“快乐与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爱尔维修语）

有人看到人总处于生存危机与痛苦之中，对前途持悲观绝望态度。人求生的意欲互不相容，造成人与人的争斗，几多悲苦，罪恶满盈。人生如梦，全部生活都充斥着苦恼和烦闷，人活着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上了弦肯定来回摆动，不知为什么。人的每一口气都在击退时时要入侵的死亡，可最后必定是死亡取胜，因为人一出生就逃脱不掉死亡的掌心，死亡吞噬生命的情景就像一只猫吃掉老鼠之前戏弄挑逗它玩耍一会儿一样。这生命的肥皂泡注定是要破灭的，可人们还是以极大的热忱不知疲倦地吹出好多来，且尽可能地吹下去，吹得大些。真令人迷惑！在一些存在主义者那儿（如叔本华）这种悲观厌世的情绪如同病毒一般迅速蔓延。

有人看到世界到处是机会，加入其中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可以依靠奋斗得到丰厚报偿：发财致富、身居高位、声名显赫。人就是赌徒，只管到上帝安排的大赌场中去赌一把，刺激和冒险能激起人所有的能量。

有人把权力看作生命意义的最高体现，靠着权力欲的激活，人可以成为“超人”，居万人之上，挥洒自如。

.....

享乐的人生、痛苦的人生、赌博的人生、体现权力的人生，多种对人生的看法曾经风行一时，又都昙花一现。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把“欲”当成人生最基本的内容，认为人受“欲”的驱使，追求“欲”的满足与实现，“欲”决定世界的一切，也决定人的一切体验：痛苦、快乐、悲伤

或兴奋。人无法摆脱“欲”，它是原始的、混沌的，与生俱来，内在于人，像一股永不停止喷射的火山，搅动起人的生命力。看来，人生之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欲望满足了，人生就快乐，仅此而已；满足欲望是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的过程，，最终归宿只有一个：死。人生的痛苦在所难免，让压抑的欲望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到人间去赌一赌，人生不过如此！欲望的冲动，使人拼死追逐权力，如飞蛾扑灯……用“欲”真的能解释人生的斯芬克司之谜吗？除了人狰狞的面孔，浑身浸透本能的冲动，我们再看不到关于人生的别的方面。

一句话，“欲”没有社会与文化的规定性，人生的追求、内容、价值和意义被囿于个人狭小的范围，生活展示的只是人自己身上的生物潜能，世界成了一幅由无数个体求“欲”的恐怖图画。

，看来，全凭一个“欲”字难以阐释出人生真实的情态。

人是社会的动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赋予人种种特性，在社会活动中，如白纸一般的人的自然之欲注入社会内容，人成为丰满、健全、立体的人。

那么，人生如何在社会中展开？人们感受的、体验的、觉察的、祈求的、向往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人在旅途，其精神王国难免步入这样一种境地：人总带着一定的态度去看待某人某事，从始至终都有自己的某种体验：或悲伤或喜悦，或厌恶或热爱。情感体验包围着人，牵引着人走过人生的每一座小站：出生、学习、成

长、工作、交往、结婚成家、建功立业……而另一方面，人扮演着众多的角色：儿子、学生、同事、下级、领导、丈夫、父亲……，在同外部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时思索、探究，总想超出眼前的事物，抽身反观，要揭破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真面目，求得那个“理”。

于是，情与理为人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动力，人不时地转而面对永恒的斯芬克司之谜：这是什么？回答它！……

草木无情人有情

1200 多年前深秋的一天，诗人杜甫站在长江之滨夔州的高楼上，面对奔流不息、汹涌澎湃的江水，举目远眺，萧瑟的深秋景色映入眼帘，又想到自己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境况，心中顿时生出无限愁绪，他不禁低声吟唱：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从这首被誉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的千古绝唱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诗人那推排不尽、驱之不绝的内心感受——情。

迁客诗人有绵绵不断的情，情驱动着他们体味人生，挥毫创作。

平常人有平常人之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最能打动人、激励人，让人魂牵梦萦、身不由己的，就是情。

我们可以随口说出一大串古典小说中描绘的感人场景：孟姜女千里寻夫悲戚万分竟哭倒巍峨长城；伍子胥被仇人追杀困在昭关，家仇国恨袭上心头，一夜间愁白了头发；刘关张志同道合，在桃园焚香相拜结为生死弟兄；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拳打死恶人镇关西；贾宝玉林黛玉才子佳人情意绵绵，有情人却难成眷属而恨怨缠身，香消玉殒……

问世间，情为何物？

情是人对周围现实和对自己独特的个人态度，通过人们的表情、举止、话语、呼吸、心跳和内分泌的变化表现出来。

情有情绪和情感之分。与生理需求相联系的态度体验是情绪，如我们经常说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欲、恨，圣徒奥古斯丁则划分为“四情”：愿望、快乐、恐惧、忧愁。与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态度体验叫情感。情感有层次之分，正义的情感、义务的情感、光荣的情感、团结的情感、创造的情感和美的情感，这些属于高级的社会情感，而同情、温情、仇恨、蔑视、冷漠等属于相对低级的社会情感。

情感有积极、消极之分。人们参加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并获得成功，便产生积极的情感，如道德感、责任感等；反之，便产生消极的情感，如忌妒感、孤独感等。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是三种主要的社会性高级情感。

情感之于人生，好比空气、阳光和水分对于生命一样

不可或缺。

有情才会有人生的趣味与动力，没有情就像一幅画抽去色彩，苍白枯燥，难以激起人欣赏的兴趣。试想，如果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穿行，到处是死寂寂的黄褐色沙丘，毫无生机，内心中只觉一阵阵的恐惧，而若此时突然出现一片绿洲，有水，有绿色，有小鸟，人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兴奋、滋润、激动或惊喜？情就是心中的绿洲。

古代希腊有则关于爱情的古老神话传说。歌者俄耳甫斯娶了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欧律底刻为妻，他们的爱情生活像蜜一般甜。一日，欧律底刻在小河边与小孩们一起做游戏，误入没过膝高的草丛，被一条毒蛇狠狠地咬着，她当即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等到俄耳甫斯闻讯赶来，欧律底刻停止了呼吸，魂归阴间。从此，俄耳甫斯终日哀伤悲痛，手执金琴，凄声弹唱。人们听到这凄婉的琴声和歌声，无不伤感动容。但这样仍无济于事，救不活欧律底刻。俄耳甫斯发誓要克服重重险阻，到地府找回爱妻。一路上，他受尽苦难和折磨，翻山越岭，蹚溪过河，来到地府门口。扼守地府的是有三头六眼凶残无比的猛狗。俄耳甫斯毫无畏惧，拨动金琴，开始弹唱，旋律和歌声饱含愤闷哀怨之情，迸发出深沉的震撼力。这猛狗听到歌声，一改常态，变得服服帖帖，摇尾乞怜。进了地府门，俄耳甫斯直奔地宫。地府阴森恐怖，但俄耳甫斯并不在意，琴声弹奏得更加激越，歌声更加雄浑，素以铁石心肠著称的地狱众神不知不觉升华出缕缕柔情，无血无肉的阴间精灵第一次流出了泪水，而统辖地府的王与后都唯一一次展露悦容，眼中溶进一丝爱意，为俄耳甫斯的赤诚所打动，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允许他带走他的妻子。故事到这儿并没有

结束，歌者俄耳甫斯虽然最终还是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爱妻，但他忠于爱情的壮举，为人惊叹不已。“爱情的脚步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奥·冈察尔语)爱情的力量无法估量，它驱动人们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

我国的神话作品《山海经》载有“精卫填海”的故事，与上一则传说异曲同工。有一次，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来到东海游玩，不巧海上风云突变，狂风骤起，掀起阵阵滔天巨浪，女娃不幸被淹死在海里。随后，女娃的魂灵化做一只花头、白嘴、红足的小鸟，名叫“精卫”。精卫愤恨自己年轻的生命被无情海涛给毁灭，她口衔西山的石子和枯枝，飞临东海上空，把它们投入海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心中只想填平大海。多么悲壮的情景！依恋生命之情竟能使孤弱微小的生灵，孤军奋战，欲以行动征服浩瀚的大海。

马克思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情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为人们的生活注入穿越黑暗的活力。

深层而积极的社会情感是人不懈追求真、善、美的巨大推动力量。

比如在科学探索的领域中，一旦确立起发现真知、献身科学的信念，就会使人如饥似渴地学习，不知疲倦地工作，名利变得不值一文，再大的困难和挫折只会激起人奋起搏击的勇气，贫困的生活和个人的不幸丝毫改变不了科研的决心，甚至以付出宝贵的生命作代价也再所不惜。居里夫妇发现新的放射性元素——镭，它的价格是每克 70 万金法郎，但他们毅然公布了研究成果。英国皇家学会送给居里夫人的金质奖章，居里夫人仅把它当作小女儿的玩

具。别人不理解，居里夫人笑着解释道：“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将一事无成。”诺贝尔从小立志发明安全炸药，全身心投入研制开发中。他反复试验，经历了无数次危险，亲弟弟和四个助手均于事故中丧生，自己也受了重伤。但这一切都无法动摇他的信念，他终于成功地研制出安全炸药，使人类从此结束了手工作坊生产黑色炸药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大工业生产时代。诺贝尔成为百万富翁，可他依旧朴素节俭，终日勤奋地从事科学研究，他说：“金钱这东西，只要能够解决个人的生活就行，若是过多了，它会成为遏制人类才能的祸害。”临终前，他把他的大部分财产，共计约 900 万美元，捐赠给斯德哥尔摩科学院，设立诺贝尔奖金，奖给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五种领域成就卓越的人。布鲁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怀着为科学献身的热切愿望，认真研究，刻苦工作，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理论，形成了新的宇宙观。当时的宗教观的荒谬与虚伪在布鲁诺的学说面前暴露无遗，这引起了教会势力的惊恐、咒骂和仇恨。教会禁止出版布鲁诺的著作，对他进行迫害。布鲁诺不畏不惧不退缩，继续宣传、发表自己的学说，为此到处流浪。教会用卑劣的手段逮捕了布鲁诺，威迫利诱他放弃自己的学说主张。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坚信真理会战胜邪恶。1600 年 2 月 17 日，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布鲁诺庄严地向刽子手宣告：“你们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恐惧！”为了科学真理，布鲁诺壮烈殉职，他的精神永远不死！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语）

又比如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如果树立了为他人和社会奉献的理想与情怀，他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像雷锋，一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胸襟坦荡，忘我利他，助人为乐，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还说：“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好。”他的言语真实地反映着他的思想和行动。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感使他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把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给他人和社会。他是一个真正的实现自我的人，他的人生是闪光而伟大的人生！

同样，一些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内心中深藏对祖国的爱，以祖国命运民族兴衰为己任，成就了可歌可泣的伟业。南宋名将岳飞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的惨状，投身边疆，一直战斗在抗金战争的最前线。他身先士卒，斩将拔旗，英勇无比，威震金军。他“壮怀激烈”，奋笔写下“还我山河”，率领“岳家军”打得金军节节败退。可是，昏君无能，奸臣当道，社稷江山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筹码。岳飞最终被赵构和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精忠报国”之情化作冤魂洒留人间，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救亡图存，奋斗不止。明朝的戚继光从小立下舍身报国之志，把“忠孝廉节”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治军严整，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勇猛刚强，屡建奇功。倭寇每闻“戚家军”的名号，便胆丧魂飞，惊慌失措。从1557年（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调到山东任署都指挥佥事，一直到1567年（隆庆元年），戚继光在泉州大败倭敌，使侵扰东南沿海的倭患销声匿迹，戚继光以军为家，战功赫赫，在

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近代的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忧国忧民，深切认识到日益严重的吸食鸦片之风对国家对民众的危害，力主禁烟。作为钦差大臣，他抱定“冀为中原除此巨患”的决心，在广州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对于抗拒禁烟令的顽固外国烟贩，林则徐强令收缴全部鸦片，运往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虎门销烟”的壮举，大快人心，名垂千古，“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的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坚决果断地率领军民共同抗击英国侵略军。被贬职流放到新疆之后，林则徐仍念念不忘国家安危和民众福利，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垦荒和兴修水利事业，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感情就像奔腾的河水，
浅处哗哗直响，深处无声无息。（瑞理）

正是这深沉而博大无声的情愫，使人顶天立地活在世上。人之精贵处即在于此。

道不尽的 人生百味情

现实生活中，人们咀嚼着不时袭来之情，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人们在世间忙忙碌碌，生活、工作、思想、交往，一点点修造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有意无意中，构织出饱含多种“情”的世界。

这大千世界若离开了“情”，便全无了人生百态图的色彩与神韵。

情这根无形的纽带把人们联结起来。

情带给人温馨、舒展、愉悦、放松，又使人激越、紧张、高昂、亢奋。“丰富的感情的财富——深沉——纯洁；它有力量迎击悲伤，有信心忍受苦痛。”（奥古斯德语）有时人们尴尬、忙乱，眼睁睁也体味不到情的震撼力；有时人们烦闷、抑郁，想挣脱它的束缚，却无奈被迷雾笼罩；有时人们暴躁，愤懑，感到自己心口上划出的那道伤口有被舔舐的灼痛。

说不完、道不尽、让人迷惑不解的情。

.....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描述“情”这个世界的风骨。

其一，真情与虚情。

“真情在无论什么东西上都能留下痕迹”，它穿越时空、隧道，魔力无边，尤其能让冷却的心热起来，消除人世间的隔阂。

男女间真正的爱情，像雨果所说，“它能把爱的对象神圣化，它用忠诚和热情维持自己的生命，在它看来，最巨大的牺牲便是最甜蜜的幸福。”这样的爱情，是从红颜到白发，从花开到花落，始终如一的。相传汉光武帝刘秀替他姐姐湖阳公主做媒，想把她许给宋弘，宋弘理直气壮地拒绝：“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夫妻之间的真情即便是荣华富贵也无法更改。

俗话说：“急难见真情。”有这样一个不幸的父亲，女儿两岁时得了血友病，关节腔、肌肉、内脏等反复出血，这种病像恶魔，恣意摧残着女儿的身心。父亲心急如焚，抱着为女儿治愈的一线希望，跑遍了国内各大医院，金钱

花光，负债累累，最后连房子也卖了。在绝望中这位父亲在血站办了献血证。就是靠卖血，也要多维持女儿一天的生命。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我国古代“左伯桃舍己全友”的故事广为流传。左伯桃和羊角哀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他俩听说楚王贤德，就决定去投奔他。二人上路后，突遇天降大雪，他们被围困在风雪之中。左伯桃看到他们两人已经不可能同时活着见楚王，就对羊角哀说：“我的学识不如你，你自个儿到楚国去吧。”说罢，把所剩的粮食衣物都交给羊角哀。羊角哀单独到了楚国，做了大官，名扬天下。羊角哀念念不忘舍己全友的左伯桃，找到左伯桃的尸体，厚葬了他。羊角哀失去了挚友，哀痛叹息：“我的朋友担心我们在风雪中同归于尽，湮没无闻，所以，他选择了死……”

为朋友把生死置之度外，这种至高的真情是人间最可宝贵的财富。

恋人、爱人、亲人、友人之间渴望真情，熟人、陌生人之间更需要真情来浇灌心田。

身居繁杂尘世，若能得到他人的真情，若能为他人付出自己的真情，那恐怕是人生最大福事了。

然而，在很多时候，“情”只是一块虚空无实的招牌。

中国人的交际生活最讲求大家相互间融和的情分，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不知从何时起，“礼尚往来”成了一些人搞关系的时髦方式，加入了不少庸俗的成分，遇到他人的人生大事——娶妻生子、乔迁新禧、升职发迹、丧葬白事，无例外地投之以“礼”；即便没什么大事，也想方设法同与己利害相关的人联络感情，“礼”又免不了。“礼”可大可小，不论大小都蕴涵着

“情”，有“礼”则有“情”，没“礼”则无“情”。

来来往往，大家都脱离不了“情礼”的多米诺效应。有时明知自己财力与精力承受不起，苦不堪言，毫无乐趣，表面上却好似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怨言归怨言，行动上仍趋之若鹜。这里所包含的“情”，又有几分真呢？

尤奈斯库的独幕剧《秃头歌女》有这样一段情节：在一个英国式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里，进来了两位客人——马丁先生和马丁太太，他俩都对对方的出现感到意外，面面相觑，腼腆地微笑。原来他俩突然觉得相互间陌生得很，竟认不出对方了。在经过一番毫无热情、不断重复的滑稽对话后，他们回忆了来伦敦的路线、乘坐的车次、住家的位置、房间的摆设和女儿的特征，他们这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坐同一趟车来的，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他们是同一间房子的主人，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啊！我们原来是夫妻！”而且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儿。挂钟胡乱地无节奏地敲打。他们感到既然是夫妻就应当表示表示，便不慌不忙地偎依着，面无表情地拥抱接吻。就在这时，女仆玛丽说，马丁先生的孩子左眼是红的，而马丁太太的孩子右眼是红的。只这一句话，他们好不容易才“确定”下来的夫妻关系出现了疑问。他们到底是不是夫妻一时还很难说清。他们两人赶忙相互推开，正襟危坐，恢复原先的距离。

荒诞剧荒诞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深思现代社会人们之间虚假情感关系波及范围之广，连天天同床共眠的夫妇也维系不住那份真实的感情，姻情的背后透露出男女格格不入的实情，有的干脆以千金或万金来拴住早已松动的两端。

更有甚者，不少人以虚假之情作为达到某种私人目的的手段。他们已经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羞羞答答，口不言利，而是拉“情”作大旗，赤裸裸地谋私利。请客送礼，吃喝玩乐，联络“感情”，升温交情，为的是日后行方便之门，相互办事，彼此关照。一旦对方财疏势败，无利用价值，便“树倒猢猻散”；“情”亦丝毫无留。

虚情让人寒心，虚情使人悲叹世事苍凉，人情薄如纸。

其二，豪情与殇情。

情之激越雄浑，博大兼容，可谓豪情。豪情勃发，人刚正至诚，顶天立地，神采飞扬。

诗人杜甫登临泰山，看到眼前神奇秀丽、巍峨挺拔的无限风光，惊叹仰慕之余，激起他心中蓬勃向上之情，他赋诗道：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藐视一切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 and 气概。“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

人生豪情寄托于民族、社会和国家之上，更是感天动地，迸发出无穷力量。岳飞勇赴国难，“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文天祥赤心报国，征战中早已抱定殉国决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爱国者陈天华对国人沉睡不醒痛心疾首，他在《警世钟》一书中向